

卷二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競

競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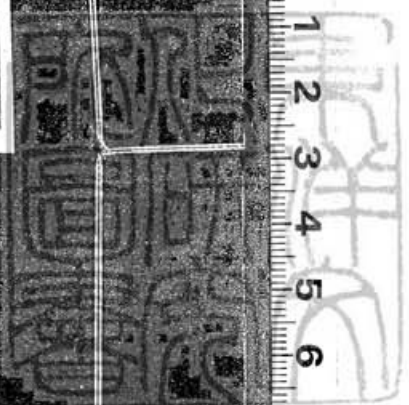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庫本文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7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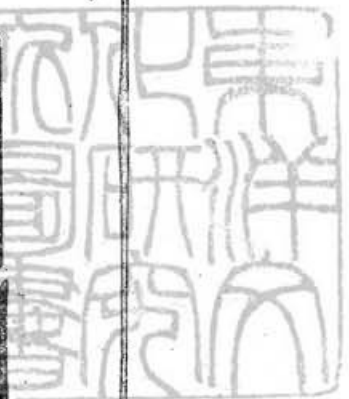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

鶴林玉露卷之二

大淵曾觀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詞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觀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

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貶魯國何為而考其官今也歸貶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

遜一以著相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
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
秋者正為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
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
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
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
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
孫子似孟子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五歌嶽廟聞尊意欲
為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
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

官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
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辨之責
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已下可
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
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突
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
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
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其父之
母五歌哥即平甫宋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齊

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齊歿文公年十
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
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
口不多足可以屈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
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
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

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摸寫精矣余摘十
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後啜茗一盃偃卧松
息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於吹竹彈絲
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樂息誰伴醉
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
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
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歌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
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
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
隣酒熟愛相招蘇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
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裡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
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
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鄭谷云白
頭波上白頭翁家遂舡移浦之風一尺鯪魚新釣

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
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
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之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
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
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捻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斲甘_棗其形
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
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
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
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
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
之夫人掌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
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去檜之檜

之咎其告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
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
差大爾觀此賊樽之姦可見

郎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
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
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不說載明皇自蜀還
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
黃幡綽曰鈴聲頗以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

郎當三郎之當也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殞
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峯彭殞而公孫亡諸葛
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
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_常舉似
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
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注在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鄴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遣瓊言事可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公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公

心法如何可學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嘗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漫憂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辭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磻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



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時文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所謂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鷟唯恐其不在靈臺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畫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

鸞鳥遠角切鸞
仕角切說文鸞
鸞鳥鳳屬神鳥
也引爾雅周之
興也鸞鳥鳴
於岐山之中有
鸞鳥鸞似鳥而
大赤目

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鬻氈未必得匈奴之要
領趙軍挾纊唯當堅祈父之瓜牙語雖巧頗牽疆

漢宮詩

周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
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
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
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
一物驗其真妾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
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
不然則其妾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
盡之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
然則纓之宵爾索綯之短繁夜誦豈可少哉胡
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
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彊

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
又曰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窮
俛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
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
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
吾必繼晷焉燧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
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
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

丘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
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
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掌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
貴大賢也趙李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
學余曰小心翼之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

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在
氏傳齊敗于靈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
蕭同叔子者非佗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
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
文學而性明達特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
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

於有以發之耳

呂惠卿表

允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劔埋光尚負斗牛之
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主于
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
下公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
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徧擇群臣貴顯無踰

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
軍卒揚景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景宗以外
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
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
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君不見武昌柳春作
金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却長久
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加
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
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
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
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盃

二蘓

朱文公云二蘓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
習又云早拾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
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蘓相攻其徒各有
其師孝宗最重大蘓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
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

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蘓氏之學壞人心術
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唯
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摘頌編名臣言行銀於坡公
議論所取甚少

了翁孫女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
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
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來袋冊韓忠獻甲乙丙
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宜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
編陳蜜學章薰范正獻手記近世真忠蕭翹林館
錄之類粹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
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
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之君德養才流風
所被薰習演迤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
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為
難有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

哉若讎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
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筆當今可望者唯
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
耳嗚呼翹材之所延來德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
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
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
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
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
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
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是咬得
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
無飲喫

晚學

高適五十始為詩作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
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
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
晚學之士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
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

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滿朝揮明朝還是過持花二詩興致皆佳未
易優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旋郎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做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
執中云仕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
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
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
句智高敗後唯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
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阻賴文
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
天下無它也釁將以何爲群兇不聽以刃脇之黽勉
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豹類已者一人曰劉
四以前油糞爲業使報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
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

來見約日東兵既退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
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
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
使偽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
首級之偽也

制詞失體

宋淳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
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帖晏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

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
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
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宋文公為侍講文公欣
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
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來放心
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
疆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
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